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四種

霧
颶
運

上海商務印書館



霧魘運動

李漢俊譯

日本黑田禮二著

這篇文章是日本解放雜誌社海外特派員黑田禮二在柏林的通信，內容專叙德國在歐戰後興起的表現派藝術；把戰後德國底國情，國民底性情，描寫得也盡致。這篇文章不但使讀者可以了解最近德國藝術底情形，並且可以窺探德國底社會情形；所以譯者把他譯出來，供本誌讀者底研究。

一 表現派 (Expressionismus) 的廣告畫

德意志底霧魘 (Sturm) 已經過去了。過去五年間骸骨的叫號聲在五里夢中把德國人的向上心挫折了，活潑氣削奪了，並且把他們的生活力也摧殘了。他們只默默地被留在霧魘去後的淒愴的沈默中間，在完全去了勢一般的沒有氣

力的蒼白臉上浮着寂寞的冷笑，一天一天地過他們自暴自棄的日子。大柏林靜悄悄地好像黃昏時的墳園了。

但這靜悄悄的柏林街頭，却有一個東西振起旁若無人的樣子，正在吐他冲天的氣焰。那就是毒惡惡地貼在各個十字街口圓塔上以及舊磚牆上的所謂表現派的廣告畫了。這些廣告畫却不是用三炮台式的裝飾電燈來眩惑人目，也不是用美國式的示威運動來威嚇人的那種方法。在今天這樣窮的柏林，連重要的街上，華麗的室內，都非節省電氣不可，那裏還會有甚麼電燈廣告呢！所謂廣告，大都也只以一些小戲館、舞蹈場、影戲館、百貨店的爲最多；大小也不過方三尺；畫在上面的，也都是縱橫着畫些毒惡的真紅濃青黃色的粗線，近於戰前流行過的立體派（Kubismus）和未來派（Futurismus）的那種奇奇怪怪的油漆塗抹品。說他是奇想呢？說他是怪異呢？不曉得要怎樣說纔好！初到柏林的人，看見了這些

廣告畫的意匠，——和柏林人極銷沈的意義相反：很新奇，裏面躍動的色采，又滿貯着幾乎要粉碎神經的一種生氣，——一定是要驚失魂魄的。不待說，這只是那風靡戰後德國藝術界的表現派思想和樣式已經採用，并且應用到他們日常經濟生活上的一個例子罷了。

從前那意大利米拉諾發生的未來派的藝術，大受北方俄羅斯的採用，終由破壞固定藝術的提倡，產出了今天粉碎一切舊來社會生活的布爾什維克；現今這在巴黎一隅最近墮地的表現派的藝術，也很和現在德國人底興趣和傾向相合，依此也將產出甚麼來了。戰前的德國人有的是冷靜的科學的頭腦，在藝術上原也不會瞭解以——意大利人和俄羅斯人所躍躍狂喜的——破壞行為自身為內在目的的未來派藝術底真髓。跳過秩序和調和而躍進的運動，和律呂的思，想在德國人合理的腦筋裏面却比『二二如五』還奇怪。而且五年間悽慘的大戰，

把德國人所有的一切物質和精神都破壞了。破壞比自己所預想的還要大，還是更根本的破壞。家畜、壯丁、黃金、國土都被破壞了。財產不待說，左手、右脚、兩眼鼓膜，都受了莫大的重傷，滿足的地方一點都沒有了。破壞已經怕死了。只聽見破壞兩字，德國人就要發起抖來。現在非作出甚麼東西來不可。一片黑麵包也好，一隻舊靴子也好，總想造出，總想建設。這個願望，支配了戰後德國青年底一切經濟生活，一切思想生活。

在美術方面說，現在對於從前由法國進來的印象派 (Impressionismus) 不能滿足了，也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印象是從外界底物象投到主體的客觀現象。不是自己創造美，只是達到創造的準備樣式。藝術底生命不在由印象攝取美，乃在進而體現這個美；不在『受』，乃在『與』。從這樣恐怖破壞的輓近德國青年底心中，從這樣不以印象為滿足，更想在體現上做點努力，開拓『與』的方面的德國

青年子女底心中，究竟有怎樣大的藝術生出來，或正在生出呢？

無論如何，經濟生活。是一國一時思想生活底基調。在「倉廩空虛民有菜色」的社會，『貧窮之歌』的無氣力的調子不會不反照出來。厭惡破壞了！懼怕殘虐了！要造出甚麼？要創出甚麼？今天的德國人無論怎樣振作精神，說他們腦筋裏面還能建設往日那樣的雄大思想，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天這裏穿的靴怎樣？天要吃的麵包怎樣？這些都還是在他們疲憊到了極點的機器裏面不斷地往來的思想。國家也沒有，歷史也沒有，道德也沒有，理想也沒有；獲得一片麵包，就是他們今天一天的生活了。他們的希望何等無力！他們的建設何等鄙陋！在事實上，這是他們熾烈慾望底全部，無論受人怎樣批評，也是沒有淺薄事所以，他們的生括自然是極端運命的、刹那的、自棄的、冷淡的。他們的前輩舊德意志人所享過的那種擁美姬以飲三鞭酒，家族團樂以赴音樂會的高尚生活，在他們只是過去的

甜夢罷了。把一杯沒有糖的咖啡茶吮上三點鐘，在飯館裏面愷愷地心醉那變態性慾者底裸體舞蹈，就是他們享樂的全部了。

可憐的德國青年！他們厭破壞，要建設。但是留在他們建設興趣上的微小領域，只有性慾的世界而已。他們不滿於未來派，排斥印象派，自己獨創為表現主義的藝術；這表現主義，在樣式上只算得是前二者的模倣品，但在「用思」和「構圖」這方面却不是由饑渴和一杯無力的咖啡茶來的奇怪妄想，而是範圍極狹的變態的色情主義（Eroticismus）了。

以他們窮窘的日常經濟生活為基礎，而建造出來的——所謂創造的——表現主義藝術，第一就表見在柏林街頭到處都是的奇怪廣告畫上了。只把這些廣告畫看一下，就可以窺知現今德國人底一切思想和生活底基調了。

一面走，一面這樣想，不知不覺地就到了佛利利希街，出了破但姆空場。柏林底秋天總是像染了泥水的雲天；昨天都還是綠色的林典大街的菩提樹，今日已經落了葉，成了赭褐色了。營養不足掃帚似的小枝，像針一般地冷冰冰地向天空睥睨着。在街頭散步，已經冷得要豎起外套底領子來了。抬頭一看，有一個展覽會底廣告畫，畫着一個男子，也是豎起外套底領子，正望着我。從外套裏露出來的頭像馬頭一般的長，鼻子好像是用界尺畫成的正三角形，一雙特別大的眼球分在左右眼的眼梢，左邊的眼睛上還掛着半片眼鏡，上顎上並且還畫着些刷子一般硬的鬚鬚。他的兩隻手也很奇怪。好像千手觀音的一樣，散在上下左右，也不曉得是在寫東西，也不曉得是只握着筆。做全體背景的色彩是青色和黃色的立體的斷片；這個穿了外套的奇怪男子，就從這些立體的斷片中間可怕地浮將出來，形狀和鉛一般，又好像「死」「沈默」和「無限的灰色」，他用不問其他一切的威權、理

想、美、調和的瞪視向我瞪視着。這個男子底左邊有一匹黑貓，也是只有眼睛大，吐出非常紅的舌頭來，以一種很奇怪姿勢坐着——又像是冷笑的态度，又像是藏着苦痛而假裝不知道的表情，真是無可言狀的一種姿勢。這個不可思議的廣告畫下面，用嘎特式的德國字寫着，使小孩們也能夠讀的樸實的文句。

『要知道表現派自身底實情的。』

請到破但姆街底『霧颺』來——』

我未到德國以前，就聽見說柏林有一家叫霧颺的書鋪。但今天看了這廣告，纔知道這霧颺就是那表現派的自身了。到了那『霧颺』書鋪，或者也可以看得見些關於表現派的有趣味的書籍罷。

下起雨來了；甚至那由五層樓頂落下來的滴點，其勢也都很猛。我沒有帶雨傘，只得在一個鋪店底簷下走過去，尋那破但姆街底『霧颺』。

約莫走了一里許路，看見左手有一個『霧廳會場』的招牌。并且還貼得有一張紙，上面寫着『關於暴風雨有所詢問的人，請到三層樓底左側會見P氏罷！』所謂P氏，一定是常在誇弗爾斯天但姆街底威斯天斯咖啡店中看見的那個窮的青年畫家了。那個青年窮畫家就是『霧廳』的領袖，真是趣事！他也曾說他是靠着畫那貼在街口的舞院廣告過活的。他關於現代的廣告畫，也常對我吐過氣，但關於德國新藝術的表現派運動，尤其關於這運動之先鋒的霧廳，却一句話都沒有對我說過。這個人真是豈有此理！找他去聽聽所謂『表現派自身底實情』的講義罷！

我到了那三層樓底門口，按了兩回電鈴，但沒有聽見一個人的答應。管他甚麼！那個窮P底家裏，那裏會有甚麼婢女應門呀！儘管跑進去罷了！於是就推開門，穿着濕淋淋的外套，讓他點點滴滴的淋着水，就這樣闖進房中去了。可是奇怪，房

內竟像大廳堂一般廣大。P能住這樣房子，真是奇怪！至少也不像窮人住的地方。

三 賣票的小姐

『買票麼？』

年青女子底聲音，忽然在我面前三尺多遠的地方叫出來，我纔覺得這大廳堂的正中有一個賣票處，坐着年紀二十一二歲的一個美貌小姐。把她一個人放在這種地方賣甚麼票，真是可惜！你看！伊瞪着眼看我的面孔呢。

『失禮，小姐！我是來會P君的……呀！這裏像是展覽會咧！我是來會P君，問問『騷騷』底情形……』

『不管什麼，你在這裏買票罷！這裏是展覽會。』

『噯！我是來會P君的。我不是來看甚麼展覽會的……這怎麼辦呢！世界上沒有像你們這樣把賣票處放在展覽會場正中間的道理。賣票處放在門口，纔是

正當道理。不然！就是不想看的人，只要有眼睛，自然不能不看見周圍底畫了。那麼，也好！我就不看，閉着眼睛來請教貴小姐罷……P君在家……」

「哈哈！不要這樣！不要閉甚麼眼睛罷！既然不是來看展覽會的，不買票也不要緊，有話請只管睜開眼睛說！」

「多謝！那麼，我就不看別處，只看着貴小姐底臉說話罷……貴小姐好美呀！」

「爲甚麼？你只管看人啊！你也是日本底『霧魔』者罷！出人意外的地方：如果是『霧魔』者，就是我的同主義者了。不要客氣罷，不要緊，無論那裏，只管看罷！票子可以不買。」

「那就更感謝了。那就連P君底話也可以不要聽了。不用我化錢，給我看這個展覽會麼……」

從左側挨次往裏看去，陳列的品數，大概也有三百。但蒐集在中間壁上的亞爾希鞭哥底雕像數品，卻排除一切，獨露頭角，正放異彩。尤以立在最右手的『莎樂美』(Salomé) 雕像為更好，這像由乳房以下至腰部間躍動的筋肉，把徘徊在黑暗與光明之間的近代人底懊惱完全射出來了。真是非常的傑作！其餘像『紅的舞蹈』『嚇洛斯』『羣像』『接吻』都是像投鐵鎚一般把人類妄想所能產出的一切奇怪記憶的塊子都投上去了。

次之，馬爾克夏加爾底奇妙畫底刺戟，也使我的神經遲鈍了。他那『我和那個村』『三點半鐘』『兵喝酒』『安特利奧爾』底雜色的幾何學的描法，也使人能够捉着從前的未來派以及立體派所不能抗衡的微妙的神精神。這個好處，尤在他那『安特利奧爾』裏面——一個青年在桌上吃東西的那個樣子——顯出來。那個青年穿着黑色便服，戴着條紋很細的領結，都畫得很美麗，但左手中的刀子，不

握在掌中，只搭拉地垂在手指底下。他的頭離開肩膀跳在一尺遠的前面。酒瓶自己跑到他的紅嘴唇旁，酒自往上冒。盤中煮好的野雞，首尾兩端都生有一個頭，正在舞蹈哪。旁邊的魚，卻像靜聽這舞蹈底音樂。這完全是蔑視牛頓地心引力的法則，超越了存在性和可能性的畫片呀。但這些散亂的斷片，不就是綜合的，而且有機的捉着了現代德國青年懊惱的分裂生活，無中心之生活的無中心之內容麼！

諸君見過馬捏（Maret）底『牛』麼？馬捏描寫那在溫暖的春野蹈着嫩草站着的牛底姿態，那印象何等透徹。他那畫不是像把人間性底姿態透過柔而且冷的鏡子反射出來，像把顏料投到畫布上麼？我至今還不能忘記那牛底無心而且美麗的瞳子。但現在陳列在這展覽會的佛蘭芝馬克畫的臥『牛』，其姿態卻怎樣？我祇看了這一幅畫，就明白理會了印象派和表現派的區別了。這馬克底牛，不曉得是像豬，還是像狗；應當露骨的地方反而富於肉，而應當富於肉的地方卻反

像筷子一般地細了。這牛的頭，比較身體，何等大！他的眼睛閉着，如有所愁。所謂從視線攝取外界的印象，在馬克看來大概是沒有一點兒的必要。他是完全由自己的妄想，自己作了一個創造的上神，纔造出了這樣簡單的玩具似的肉塊。馬涅底牛裏面，顯現得有自然和人底影像。馬克底牛裏面，自然也沒有人，也沒有人，只有永遠睡着的牛，淒涼沈默的牛。

呀！隔壁還有更可驚的畫！請看室內裏部底左側！有名的表現派底先鋒白修泰因（Bechstein）底『女』掛在那裏！我以為這也是把表現派底特徵發揮到了極點了的。我由此想起馬涅底的『俄林皮亞』了。這幅『俄林皮亞』是一個娼婦全身赤露地仰臥在柔軟的床上。傍邊有一個黑種婢女拿着華麗的花籃，把花向着這主人——娼婦——底床上散。右隅有一匹黑貓，展着四足，含欠伸的樣子把長尾巴向上面直豎。這個可憐的娼婦不知犯過許多肉慾的罪惡；伊的全身大概是

腐了的，伊的愛之泉大概是枯了的。但伊的瞳子還是柔和的，和插在黑髮上的紅絲紐保着不可侵犯的調和；伊那不甚豐潤的肉體輕輕壓在綢枕上，是何等柔輭！在我們凝視這畫的眼裏，娼婦的污穢漸漸地消滅，只留着一塊『可憐』的自身了。

但現在掛在這裏的白修修泰因底『女』是怎樣溫輭的影像在那裏？可憐的影像在那裏？同一樣的娼婦，而這一個肥得像豬一般。全身像東洋鬼一樣現呈焦茶色。包着肉體的輪廓線又是殘酷兇猛地粗。伊的脣比黑奴的脣還要厚，伊的瞳人藏在一字閉着的眼皮裏面，理想也沒有，信仰也沒有，道德也沒有，戀愛也沒有。伊那毒惡的乳房以及癡肥粗惡的腰部附近的曲線和紫色斑紋不是要惹人想起極端可忌的不潔和病毒麼！而且這裏沒有甚麼柔輭的床，也聞不見甚麼優柔的花香。伊只是睡在荒涼的沙漠中……沒有太陽，並沒有自然的思想底地獄中。

這裏只有變態的肉慾和自然人沒有意義的生活。這就是戰後德意志底藝術！修修泰因這一幅娼婦畫，正完全把德國人現代的心神表現出來了。表現派底人們所常說的表現創造，只是一個原始的妄想。原始的妄想！只這一句話，就把『表現派自身底實情』道盡了。

『小姐！我本是來會P君聽表現派底話的，但看了這展覽會，就好像可以理會得似的。再細細地看一看罷！所以我還是出買票錢……多少錢？兩馬克？』

小姐坐在賣票處，咬黑麵包。把最後的一塊拋到口中，一面舐着黏了牛油的指頭，拋了一張黃色票子給我了。

四 霧 運動底由來

『看的人怎地這樣少，賣票的只有貴小姐一個人，看的只有我一個人，就把這裏的畫全體占領了，真是可惜……像這樣少看客，「霧」黨底收入不很困難